

世界文學全集

巴爾札克：

高 老 頭

羅 倫 特：

歷盡滄桑一美人

26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全集學

巴爾札克：

高 老 頭

羅 倫 特：

歷盡滄桑——美人



26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高老頭

一

一個夫家姓伏蓋，娘家姓龔弗冷的老婦人，四十年來在巴黎的拉丁區和聖·瑪梭區之間的聖·日內維新街上，開着一所小康之家公寓。大家稱爲伏蓋家的這所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收留，却從沒在風化上受過飛短流長的攻擊。但二十年間也不曾有過青年人的蹤跡；必是家庭給的生活費不是菲薄萬分，纔能使一個青年男子住到這兒來。話雖如此，一八一九年，正當這幕慘劇開場的時候，公寓裏確住着一個窮苦的少女。雖然「慘劇」這個字眼，被當時多愁善感的人們所頌讀，形容的那麼歪曲，以致無人相信，這兒可是不得不用：並非在真正的字義上說，這件故事是如此戲劇化；但在我這部書完成之後，也許京城內外有人會掉幾滴眼淚，出了巴黎不知是否有人懂得這件作品呢？確是疑問。充滿地方色彩和局部觀察的這個故事，其中的特色只有住在蒙瑪脫崗跟蒙羅越高地中間的人能夠領會；這一帶便是那個著名的盆地有石灰岩和在剝落中的牆壁，有全是污泥的漆黑的小溪；充滿着苦難，空歡喜，而且騷動的那麼厲害，要不知怎樣激烈的事故，纔能在那兒令人感到一種較爲持久的感動。然而

在那裏也能東零西碎遇到些痛苦，因為善和惡的縱橫交錯而顯得偉大莊嚴：在這類痛苦之前，自私心和利害關係都會停止活動而感到憐憫；可是自私心和利害關係從這痛苦所得的印象，不過像一顆匆匆忙忙吞下去的美果。文明這輛車，和印度戰神的車一樣，僅僅被一顆比旁的心不易粉碎的心略微攔了一下，阻攔了一下，却馬上把它壓碎了，又浩浩蕩蕩的繼續前進。你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裏捧着這本書，埋在一張軟綿綿的安樂椅裏，想道：也許這能夠讓我消遣一下。讀完了高老頭默默無聞的痛史之後，你依舊胃口很好的用晚餐，把你的淡漠無情推給作者負責，說你的不會感動是因為作者誇張，渲染過分。啊！你得知道：這慘劇既非杜撰，亦非小說。「一切都是真情實事，」真的程度是，每個人能在自己身上或許自己心裏，辨認出多少書中的成分。

開設那所布爾喬亞公寓的屋子是伏蓋太太自己的產業，坐落聖·日內維新街下段，當地面由一條斜坡向弩箭街低落下去的地方，斜坡的險陟使馬匹不易上下。這情形，對於擠在華·特·葛拉斯穹窿和先賢祠穹窿之間的一些小街道的清靜。很是有利；兩座建築物映出一片黃黃的色調，改變了周圍的情調；圓形天頂反射出來的嚴肅的氣色，使一切都顯得暗淡。街上的石板是乾燥的小溪中既沒有水，沿着牆腳生滿着草。連最沒心事的人，也像所有的路人一樣，會對之不歡；一輛車子的聲音在那兒是一件大事，房屋死沉沉的，牆垣全帶幾分牢獄氣息。一個迷路的巴黎人①在這一帶祇看見些公寓，私塾，痛苦和煩惱，垂死的老人或不得

不做工的快樂青年。巴黎各區之中沒有一個比比更淒涼，而且老實說，也沒有一個區域比比更暗淡而顯無人知。特別是聖·日內維新街，彷彿一個古祠框子，是適合這個故事的唯一的環境；要讀者瞭解這件故事，儘管用茶褐的色彩和嚴肅的思想，決不嫌過分；正如遊客參觀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時候，走下一級級的石梯，日光接着暗淡，嚮導的聲音也隨着降低。好貼切的譬喻！誰又能說，枯萎的心和空無一物的骷髏，究竟那一樣看上去更陰慘呢？

公寓前臨小園，屋子和聖·日內維新街形成直角；側面臨街。沿着正面的階沿，在屋子和小園之間，有一條中間微凹的小石子路，闊一米突九四：石子路之前是一條平行的沙子鋪成的小路，兩旁有風呂草，夾竹桃和石榴樹，種在藍白二色的大琺瑯盆裏。路的盡頭有扇小門，上面釘一塊匾額，寫着：伏蓋家；下面一行是：布爾喬亞公寓，招待男女賓客，各種人等。白天，小門的地位只有一扇柵門，裝着一顆聲音尖銳刺耳的門鈴。在街上從柵門裏張望下，可以看得得到小路那一頭的牆上，有一個油繪的模倣青色大理石的神龕，出於本區畫家的手筆。神龕裏面畫着一個愛神雕像。從他渾身斑駁的釉彩上看，一般歡喜象徵的鑒賞家，會聯想到這是愛情病的標記，在鄰近的街坊上就可醫治的神像座上模糊的銘文，顯出大眾對於一七七七年回到巴黎的服爾德熱烈崇拜的情緒，因此令人想起產生這件裝飾品的時代。兩句銘文是：

不論你是誰，她總是你的師傅，

現在是，曾經是，或者將來是。

天快黑的時候，柵門換上了板門。小園的闊度正好和屋子正面的長度相等，園子兩旁，一面是臨街的牆，一面和鄰居分界的牆，一大片長春藤掛在這鄰屋的牆上，把它全部遮蓋了，在巴黎城中格外顯得清幽，引人注目。所有的牆上都釘着果樹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塵密佈的果實是伏蓋太太每年發愁的對象，也是和房客談天的資料。沿着側裏的兩堵牆壁，都有一條狹小的走道，走道盡頭是一片菩提樹蔭。伏蓋太太雖是龔弗冷娘家出身，菩提樹三字老是念別音的，房客們用文法來糾正她也是沒用。兩條走道之間，一大塊方地上種着朝鮮薊，左右是修成圓錐形的果樹，四周又圍着些蒿苳，旱芹，酸棗。菩提樹蔭下放着一張綠漆圓桌，周圍擺着櫈子。逢着大署天，一般有錢喝咖啡的主顧，在熱得可以孵化雞子的天氣裏，便到這兒來品嚐。那座三層樓外加閣樓的屋子，是粗沙石造的，塗着那種使巴黎幾乎所有的房屋不堪入目的黃色。每層樓上開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塊的玻璃，細小條子的遮陽，撐起來沒有一頂模樣相同，線條都高高低低，參差不一。屋子側裏有兩扇窗，樓下的裝有鐵柵，外加鐵絲網。正屋之後是一個闊約廿尺的天井，豬啊，鴨啊，兔子啊，很和氣的混在一塊，天井底上有所堆木柴的廊棚。廊棚和廚房的後窗之間，掛着一口涼櫥，下面淌着洗碗池裏流出來的油膩的水。這天井臨聖，日內維新街有一扇小門，厨娘爲了避免瘟疫不得不用大量的水沖洗院子的時候，就把垃圾打這扇門裏趕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自然是預備開公寓的，底層第一間，有兩扇臨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園子的是一扇窗門兩用的門。這間客廳側裏通到飯廳，飯廳和廚房中間是樓梯間，樓梯的踏級是木材和彩色地磚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真是再淒涼也沒有了：擺着幾張沙發和椅子，上面包的馬鬃布，滿是一條條忽而暗淡忽發光的紋縷；正中放着一張灰色花紋白大理石面的圓桌，上面擺着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線已經剝落大半，正像現在我們到處可以遇到的。房內地板鋪得相當馬虎，四周的護壁板差不多有一人的肘子高，其餘的地方糊着上油的花紙，畫着丹蘭瑪葛②主要的幾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着彩色。兩扇有鐵絲網的窗子之間的壁上，正畫着加里潑梭③款待于里斯的兒子的盛宴。④四十年來，這幅畫老是給年青的房客當作說笑的資料，他們一面自視甚高，一面嘲弄自己爲了貧窮而不得不將就的飯餐。石砌的壁爐架上擺設着兩瓶藏在玻璃罩下的陳舊紙花，陪襯着一座藍大理石的最粗俗的擺鍾。壁爐內部的清潔，足證除了重大事故以外，難得生火。這間屋子充滿着一股說不出名字的味道，應當叫它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種閉塞的，霉爛的，酸腐的氣味，令人覺得冷森森的，吸在鼻子裏潮膩膩的，直望衣服裏鑽，它教你想起杯盤狼藉收拾飯桌的氣息，醫院的氣息。假使老老少少的房客們特有的味道，和傷風的味道所散佈成的令人作嘔的成分，能有一種方法估計的話，也許這味道還能形容。可是，哎！這間客室雖然醜陋得教你起惡心，但若和鄰近的飯廳相比，你還覺得這客室異常優雅芬芳，好比太太們的內室呢。飯廳全部裝着護壁，從前漆的顏

色已褪得無從分辨，只有一塊塊的油漬顯出奇奇怪怪的形狀。幾口黏手的食器櫃，上面擺着黯淡無光、頸部折斷如新月形的水瓶，刻花的金屬墊子，一堆堆都奈審的藍邊厚磁盆。室內一角放着一口小櫥，分成許多標着號碼的格子，給寄膳的人存放滿是污跡或酒痕的飯巾。在此有的是消毀不了的傢具，到處給人驅逐，却儼然留在這兒，彷彿文明的殘餘渣滓，老是留在痼疾救濟院裏一樣。你可以看到一個晴雨表，下雨的時候有一個教士出現，還有些倒胃口的版畫，全部嵌在金線黑漆的櫃子裏，一口鑲銅貝殼掛鐘，一只綠色火爐，幾盞灰塵和油混在一起的掛燈，一張鋪着漆布的長桌，油膩之厚，足夠一個愛淘氣的醫院實習生用手指在漆布上刻劃他的姓名，幾張斷臂折腿的椅子，幾塊可憐的小腳毯，上面的草辮老在散率，却從不脫落還有些破爛的腳爐，洞眼碎裂，鉸鏈零落，木座子焦黑得像炭一樣。這些傢俱的年深月久，處處龜裂，腐爛，搖動，蟲蛀，殘缺不全，老弱無能，奄奄一息的情形，倘要詳細描寫的話，勢必長篇累牘，耽擱讀者對這件故事的興趣，恐非急性的人所能原諒。紅色的地磚，因為擦洗或日久之故，畫滿了高高低低的溝槽。總之，這兒瀰漫着毫無詩意的窮形極相銹銹必較的，破敗的。即使它還沒有泥漿，却已有了污漬，即使它還沒有破洞，還不曾檻樓，却快要崩潰腐朽，變成垃圾了。

這間屋子最有光彩的時候是早上七點左右，伏蓋太太的貓趕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現，跳上食櫃，嗅着好幾隻罩着盆子的罐頭裏的牛奶，發出牠那陣早晨的鼾聲。不久寡婦出現了，

戴着珠羅紗便帽，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髮，懶洋洋的偑着愁眉苦臉的軟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臉，中央聳一個鸚鵡嘴般的鼻子，圓滾滾的手肥胖如教堂執事般的身材，膨亨飽滿而顛聳聳的乳房，一切都跟這寒酸氣十足而暗裏蹲着冒險家的飯廳調和，她呼吸着這裏暖烘烘的臭味，毫不難受。她的像秋天初霜般新鮮的相貌，佈滿皺痕的眼睛，表情可以從舞女般的堆着微笑轉變到債主般的豎起眉毛板起面孔。總之她整個的人足以包括了公寓正如公寓可以包括了她的監牢缺不了禁卒，你想像中決不能有此無彼。這個婦人的皮色蒼白，身材臃腫便是這種生活的結果，好像窠扶斯是醫院氣息的產物一樣。她的毛線編成的襯裙，拖在罩裙之外，那是用舊衣衫改的，棉絮從開裂的布縫裏鑽出來；這就是客室、飯廳、和小園的縮影，也頂告了廚房的內容和房客的性格。有了她在場，景象就完全了。五十歲左右的伏蓋太太，和「所有經過憂患的女人」相仿。黯淡失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氣活像一個馬上會裝做警察來訛詐錢財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擇手段，來改善她的命運，倘若世界上還有什麼喬治或畢希葛呂可以出賣的話，她是決計要出賣的，⑤話雖如此，「她骨子裏是個好人，」據房客們說，他們聽見她咕嚕，咳嗽，和他們一樣，便相信她真窮。伏蓋先生當初是什麼樣的人？她從無一字提及。他怎樣丟了他的家私的呢？她回答說是遭了惡運。他待她不好，只留給她一雙眼睛來哭泣，這所屋子好過活，還是給她不必同情他人災禍的權利，因為，她說，她已經受盡了一切可能的苦難。一聽見女主人急促的腳聲，那個胖子廚娘西爾維便趕緊處理房客們

的早餐。

通常一般寄膳客人只包一頓晚飯，每月三十法郎。當這件故事開始的時代，寄宿的房客共有七個。一層樓上是全屋最好的兩組房間，伏蓋太太住着較小的一組，另一組住着古的太太，共和時代軍隊審計官的寡婦。和她同住的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女，維多莉·泰伊番小姐，把古的太太當做母親一般的。這兩位女客的膳宿費是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二層樓上的兩組房間分別住着一個姓波阿萊的老人，和一個年紀四十上下，戴着假髮髻，鬚腳染黑的男子，自稱為退休的商人，叫做伏脫冷先生。三層樓上共有四個房間：住着一位叫做米旭諾小姐的老處女；一個從前製造麪條和澱粉，被人叫做高老頭的人；其餘兩間是預備租給過路客人，清苦的大學生，像高老頭和米旭諾小姐般，膳宿兩項一共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的；但伏蓋太太不大樂意招留他們，祇在沒有更適合的房客時纔這麼做，因為他們麪包消耗太厲害。那時候兩個房間中的一個，住着一位從安古蘭末近郊到巴黎來讀法律的青年，歐也納·特·拉斯蒂涅，靠他食指繁多的老家，省喫儉用的煎熬下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給他使用。他的那種因家境清寒而用功的青年，很小就懂得父母對他們的期望，安排着美妙的前程，預先把學業適應着社會未來的動向，以便捷足先登，站在第一批沾取實惠的一羣裏。倘沒有他對巴黎社交界的有趣的觀察，沒有他在交際場中顯露身手的本領，這件故事就要缺乏的色彩，因為這色彩全靠他敏銳的頭腦，全靠他有一種欲望，想對一個驚心動魄的局面窺透它的秘密；而這秘

密，是製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諱莫如深的。

三層樓的上面，有一間晾衣服的閣樓和兩間臥房，睡着一個做粗活的男僕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廚娘西爾維。除了七個寄宿房客以外，伏蓋太太清月忙月統扯總有八個法科或醫科的大學生，和二三個住在近段的熟客，統統單包一頓晚飯。可以容納二十人的飯廳，在晚餐時坐着十八個客人；但早上只有七個房客，早餐時團團一桌的情景，頗有家庭風味。個個房客俱着軟鞋下樓，對包飯客人的衣著神氣，隔夜的事故，直捷痛快的發表意見，像家人一般坦白。這七位房客是伏蓋太太寵慣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費的數目，定下對各人照顧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家一般不差毫釐。這批萍水相逢的人都有着同樣的打算。二層樓上的兩位房客只付七十二法郎一月，這種便宜的價錢（唯有古的太太一人是例外，）只能在聖·瑪賽區，在蒲爾勃和流民習藝所之間那個區域裏可以找到，這一點證明那些房客明裏暗裏全受着貧窮壓迫。因此，這座屋子內部所顯示的悲慘景象，在住戶們破爛的衣著上依樣暴露。男人們穿着說不出顏色的大褂，高等住宅區裏丟在街頭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內衣，和有名無實的服裝。女人們穿着黯澹陳舊的衣衫，重行染過而又褪了色的，戴着補綴過的花邊，用得發光的手套，老是茶褐色的軟領，和經緯散率的圍巾。衣服雖是這樣，人却個個精壯結實，全是抵抗過人世風波的體格，冷冷的，狼巴巴的面孔，好像用舊的古銀幣一般模糊。憔悴的嘴巴配着一副貪饒的牙齒。這些房客令人預感到已經完成或正在醞釀的戲劇，並非在腳燈和佈景前面

搬演的，而是活生生的，無聲無息的，冰冷的，把人心攪得熱辣辣的繼續不斷的戲劇。

米旭諾老小姐在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個油膩的綠綢眼罩，四週的銅絲連憐憫之神也要爲之吃驚。總子零零落落像淚珠一般的披肩，似乎只遮着一副枯骨，因爲所掩藏的那些形體不過是一把骨頭罷了。她的女性的體態是給那種酸素銷融掉的呢？當初她一定是俊俏過來，健壯過來的：那麼是爲了放浪嗎？憂慮嗎？貪慾嗎？她曾否耽溺於愛情，曾否做過販賣胭脂花粉的生意，或單單是個蕩婦？她是否因爲年輕的時候過於威風、過於享福，而受到老年時路人趨避的報應？她蒼白的相光教人發冷，乾癟的臉孔帶着兇相。她的清脆而微弱的聲音，好似叢林中冬天將屆時的蟬鳴。她自稱曾經服侍過一個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兒女們當做沒有錢而遺棄不顧的。這老人給了她一千法郎的終身年金，爲此他的子女每隔多少時候總要和她爭執一番，毀謗她一陣。雖然她的面貌已被情欲摧殘蹂躪，但肌膚之間依舊還有些潔白和細膩的遺跡，令人猜想到她身上還保存着一些殘餘的美。

波阿萊先生簡直是一架機器。當他像一個灰色的影子般，沿着植物園裏一條小徑浮動時，頭上戴着一頂軟綿綿的舊便帽，有氣無力地抓着一根象牙球柄的手杖大褂上灰黯的衣襟在風中飄蕩，大褂也掩藏不住那條空蕩蕩的短褲，套着藍襪子的兩腿搖搖晃晃，像醉鬼的一般，上身露出他腌臢的白背心，枯葉似的粗紗頸圍，跟繞在他火雞式脖子四周鷓扭的領帶，胡亂攪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樣，大家都要思忖一下，這個幽靈是否和那些在意大利大街上蹣跚

的哥兒們，同樣屬於潑刺豪放的白色種族。什麼情欲會把他生滿小球刺的臉變成黑沉沉的褐色？這張臉龐，尚用速寫描繪下來，簡直不像是真的。他做過什麼事呢？說不定在司法部當過職員，在辦公室裏經手劊子手們送來的賬單，上面開着執行逆倫犯所用的蒙面黑紗，^⑤刑台下鋪的糠^⑥刑架上繫掛鋸刀的細繩等等。也許他當過屠場收款員，或衛生處副稽查。總之，這傢伙似乎曾經是社會這個大磨坊裏的一匹驢子，做了傀儡而始終不知牽線的是誰，也彷彿多少公衆的災殃或醜事繞着它打轉的一根軸心，總括一句，他是我們看見了要說「究竟這等人也少不得」的人。這些爲精神的或肉體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臉相，美麗的巴黎是不知道。但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儘管丟下探海錘，你永遠不能知道它的深度。到它裏面去周遊嗎？盡量描寫嗎？不管你用多少心思去周遊去描寫，不管這種海洋的探險家如何衆多如何熱心，總有一個處女地，一個陌生的窟洞，幾朵鮮花，幾顆明珠，一些妖怪，一些聞所未聞的事，爲文字搜索者所遺忘了的。伏蓋公寓便是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兩張臉，和一般的房客與老主顧形成強烈的對照。維多莉·泰伊番小姐雖則皮色蒼白，帶着病態，像害乾血癆的姑娘們一樣，雖則由於她慣有的憂鬱，侷促的態度，寒素和嬌弱的外貌，她不免和構成這幅畫面基本色彩的普遍的痛苦，打成一片，可是她的臉究竟不是老年的臉，她的動作和聲音究竟是輕靈活潑的。這種受難的青年人，彷彿一株灌木，新近移植到水土不宜的地方而葉子萎黃了。她的茶褐色的面容，灰黃的頭髮，過分纖瘦的腰身，

表現出近代詩人在中世紀小彫像上找到的嫵媚。灰中帶黑的眼睛，顯出一種基督徒式的溫柔和隱忍。她的樸素而經濟的裝束勾勒出年青的身材。和同居的人們對比之下，她是俊俏的。倘若她幸福的話，竟是迷人的：幸福是女人的詩意，正如修飾是她們的遮掩。要是舞會的歡情，在這張蒼白的臉上映射些粉紅的色調；要是風雅生活使這對已經微微低陷的面頰重新豐滿而泛起紅暈；要是愛情給這雙憂鬱的眼睛鼓動生意；那末維多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們見個高低。她只缺少使女人返老還童的東西：衣料和情書。她的故事足夠寫一本書。她的父親自以為有不認親女的理由，不讓她在身邊，只答應六百法郎一年的津貼，用非法手段剝奪了她的財產，以便全部傳給兒子。維多莉的母親在悲苦絕望之中死在一個遠親古的太太家裏；從此古的太太便撫養着這個孤兒，當做親女一樣；不幸這共和時代軍隊審計官的寡婦，除了丈夫的豫贈年金和公家的撫卹年金以外，一無所有；她可能一朝丟下這可憐的少女，既無經驗，又無資財，任憑社會擺佈。善心的太太每星期帶維多莉去做彌撒，每半個月去懺悔一次，使她將來至少也能做一個虔誠的姑娘。這辦法真是不錯。宗教的情操使這個棄女將來有了一條出路。她愛她的父親，每年回家去見他，轉達母親臨終時對父親的寬恕；但她每年撞在老家的門上，鐵面無情緊閉着。她的哥哥，唯一的中間人，四年之中從沒來探望過她一次，幫助過她什麼。她祈求上帝使父親開眼，使哥哥回心，她毫無怨恨的爲他們祈福。古的太太和伏蓋太太，只恨咒罵的字典上字眼太少，不夠形容這種野蠻的行爲。當她們咀咒這混帳的百萬富翁時，總聽到維多莉一些柔和的說話，好似說傷的野鴿，哀鳴的時候，仍然吐露着愛。

歐也納·特·拉斯蒂涅的臉是純粹南方型的，白皮膚，黑頭髮，藍眼睛。風度，舉動，姿勢，都顯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許他有高雅的習慣。雖然他衣著樸素，平日儘穿着上年的舊衣服，但他有時能夠裝扮得風度翩翩的出門。平時他穿着舊大褂，粗背心，蹣腳的黑領帶，黯淡而歪斜，像一般的大學生，他的褲子也不相上下，靴子是換過底皮的。

在這兩個青年和其餘的房客之間，那四十上下，鬚腳染色的伏脫冷正好是一個中間人物。他那些人，大家看了都會喊一聲「好傢伙」的。肩頭開闊，胸部寬廣，筋脈隆起方形的手非常厚實，枝節中間生着一球茶紅色的濃毛。沒有上年紀便打皺的臉，似乎暴露出冷酷的性情；但看他利落柔婉的姿態，又似乎並不然。他的低中音嗓子，剛同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氣調和，絕對不討厭。他很慫慫，老堆着笑臉。如果什麼鎖鑰壞了，他立刻拆下來，粗枝大葉地修理，上油，鏗一陣磨一陣，裝配起來，說着：「這我懂得。」而且他什麼都懂，帆船，海洋，法國，外國，買賣，人物，時事，法律，旅館，牢獄。要是有人過於抱怨訴苦，他立即奏上來效勞。好幾次他借錢給伏蓋太太和有些房客；但受惠的人死也不敢不還他，因為儘管外表很隨和，他自有一道深沉而堅決的目光教人害怕。看他那種唾口水的功架，顯見他鎮靜非凡的態度，倘他要解決什麼尷尬局面，定是殺人不眨眼的。像一個嚴厲的法官般，他的目光好似窺透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情操。他的習慣是早餐後出門，回來用晚飯，整個黃昏都在外面，直到半夜前後回來，用一個伏蓋太太交給他的百寶鑰匙開門。只有他

一個人受到這種優待。但他待寡婦也是再好沒有，叫她媽媽，摟着她的腰，她却不大體會這種奉承。那個好女人以為摟抱她的腰還容易得很，殊不知唯有伏脫冷一人纔有那麼長的胳膊，夠得上去抱她粗大沉重的腰圍。他的特點之一是每個月裏爽快地付十五法郎，在飯後喝一杯葛洛麗亞^⑧。那般青年人固然捲在巴黎生活的漩渦裏一無所見，那般老年人也固然對一切不直接關係的事情漠不關心，但即使不像他們那麼膚淺的人，也不會注意到伏脫冷的形跡可疑。他知道或猜到周圍的人的事情，却沒有一個人能窺透他的心思或營生。雖然他把親熱的外表，永遠的慇懃，和快活的性情，像牆垣一般擋在他和旁人之間，但他不時流露的性格，頗有些可怕的深度。往往他發一陣堪和于凡納^⑨相比的牢騷，似乎專愛挖苦法律，鞭撻上流社會，攻擊它的矛盾，令人猜想他對社會現狀抱着仇恨，並且在他生活的隱處，幽密地埋藏着一樁秘密。

泰伊番小姐暗中偷窺的目光和私下的心思，輪流貫注在這四十歲的中年人和年輕的大學生身上，因為她不知不覺受着他們吸引，前者是爲了他的精力，後者是爲了他的美貌；但兩人之中好似一個也不會想到她，雖說可能有一天，偶然的命運會使她的地位突然改變，成爲豪貴富裕的對象。並且這些人物，也沒有一個願意費心去推究旁人自稱爲的苦難是真是假。在彼此漠不關心的情懷中，他們還隨着各人的地位而存着戒心。他們明知無法了解彼此的痛苦，而且因爲老是互相訴苦，安慰的方法早已用盡，像老年的夫婦一樣，他們已經無話可談。